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 
第一百四回 段家莊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雙併舊強人

話說當下王慶闖到定山堡，那裏有五六百人家，那戲臺卻在堡東麥地上。那時粉頭還未上臺，臺下四面，有三四十隻桌子，都有人圍擠著在那里擲般賭錢。那擲色的名兒，非止一端，乃是：六風兒，五么子，火燎毛，朱窩兒。

又有那擲錢的，蹲踞在地上，共有二十餘簇人。那擲錢的名兒，也不止一端，乃是：渾純兒，三背間，八叉兒。

那些擲色的，在那里呼么喝六，擲錢的在那里喚字叫背；或夾笑帶罵，或認真廝打。那輸了的，脫衣典裳，褫巾剝襪，也要去翻本，廢事業，忘寢食，到底是個輸字；那贏的，意氣揚揚，東擺西搖，南闖北躡的尋酒頭兒再做，身邊便袋裏，搭膊裏，衣袖裏，都是銀錢，到後捉本算帳，原來贏不多，贏的都被把柄的，放囊的拈了頭兒去。不說賭博光景，更有村姑農婦，丟了鋤麥，撇了灌菜，也是三三兩兩，成群作隊，仰著黑泥般臉，露著黃金般齒，呆呆地立著，等那粉頭出來。看他一般是爹娘養的，他便如何恁般標致，有若干人看他。當下不但鄰近村坊人，城中人也趕出來，是看，把那青青的麥地，踏光了十數畝。

話休絮繁。當下王慶閑看了一回，看得技養，見那戲臺裏邊，人叢裏，有個彪形大漢兩手靠著桌子，在杌子上坐地。那漢生的圓眼大臉，闊肩細腰，桌上堆著五貫錢，一個色盆，六隻骰子，卻無主顧與他賭。王慶思想道：“俺自從喫官司到今日，有十數個月，不曾弄這個道兒了。前日范全哥哥把與我買柴薪的一錠銀在此，將來做個梢兒，與那廝擲幾擲，贏幾貫錢回去買果兒喫。”當下王慶取出銀子，望桌上一丟，對那漢道：“胡亂擲一回。”那漢一眼瞅著王慶說道：“要擲便來。”說還未畢，早有一個人，向那前面桌子邊人叢裏挨出來，貌相長大，與那坐下的大漢，仿佛相似。對王慶說道：“禿禿，他這錠銀怎好出主？將銀來，我有錢在此。你贏了，每貫只要加利二十文。”王慶道：“最好！”與那人打了兩貫錢，那人已是每貫先除去二十文。王慶道：“也罷！”隨即與那漢講過擲朱窩兒。方擲得兩三盆，隨有一人挨下來，出主等擲。那王慶是東京積賭慣家，他信得盆口真，又會躲閃打浪，又狡猾奸詐，下換主作弊；那放囊的，乘鬧裏擲過那邊桌上去了，那挨下來的，說王慶擲得兇，收了去，只替那漢拈頭兒。王慶一口氣擲贏了兩貫錢，得了采，越擲得出，三紅四聚，只管撒出來。那漢性急反本，擲下便是絕塌腳小四不脫手。王慶擲了九點，那漢偏調出倒八來無一個時辰，把五貫錢輪個罄盡。王慶贏了錢，用繩穿過兩貫，放在一邊，待尋那漢贖梢，又將那三貫穿縛停當。方欲將肩來負錢，那輸的漢子喝道：“你待將錢往那里去？只怕是纔出爐的，熱的熬炙了手。”王慶怒道：“你輸與我的，卻放那鳥屁？”那漢呼圓怪眼罵道：“狗弟子孩兒，你敢傷你老爺！”王慶罵道：“村搵鳥，俺便怕你把拳打在俺肚裏拔不出來，不將錢去！”那漢提起雙拳，望王慶劈臉打來。王慶側身一閃，就勢接住那漢的手，將右肘向那漢胸脯只一搯，右腳應手，將那漢左腳一勾。那漢是蠻力，那里解得這跌法，撲通的望後擲翻，面孔朝天，背脊著地。那立攏來看的人，都笑起來。那漢卻待掙扎，被王慶上前按住，照實落處只顧打。那在先放囊的走來，也不解勸，也不幫助，只將桌上的錢都搶去了。王慶大怒，棄了地上漢子，大踏步趕去。只見人叢裏閃出一個女子來，大喝道：“那廝不得無禮！有我在此！”王慶看那女子，生的如何：

眼大露兇光，眉粗鬚橫殺氣。腰肢坌蠢，全無嫵媚風情；面皮頑厚，惟賴粉脂鋪翳。異樣釵銀插一頭，時興馴鐮露雙臂。頻搬石臼，笑他人氣喘急促；常掇井欄，誇自己膂力不費。針線不知如何拈，拽腿牽拳是長技。

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紀；他脫了外面衫子，捲做一團，丟在一個桌上，裏面是箭桿小袖緊身，鸚哥綠短襖，下穿一條大檔紫夾絨褲兒，踏步上前，提起拳頭，望王慶打來。王慶見他是女子，又見他起拳便有破綻，有意耍他，故意不用快跌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，擺開解數，與那女子相撲。但見：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腳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。拗鸞肘出近前心，當頭砲勢侵額角。翹跟淬地龍，扭腕擎天橐。這邊女子，使個蓋頂撒花；這里男兒，耍個透腰貫索。兩個似迎風貼扇兒，無移時急雨催花落。

那時粉頭已上臺做笑樂院本，眾人見這邊男女相撲，一齊走攏來，把兩人圍在圈子中看。那女子見王慶只辦得架隔遮攔，沒本事鑽進來，他便覷個空，使個“黑虎偷心勢”，一拳望王慶劈心打來。王慶將身一側，那女子打個空，收拳不迭。被王慶就勢扭捏，定，只一交，把女子擲翻；剛剛著地，順手兒又抱起來。這個勢：叫做“虎抱頭”。王慶道：“莫污了衣服。休怪俺衝撞，你自來尋俺。”那女子毫無羞怒之色，倒把王慶讚道：“嘖嘖，好拳腿！果是筋節！”那邊輸錢喫打的，與那放囊搶錢的兩個漢子，分開眾人，一齊上前喝道：“驢牛射的狗弟子孩兒，恁般膽大！怎敢跌我妹子？”王慶喝罵道：“輸敗腌臢村烏龜子，搶了俺的錢，反出穢言！”搶上前，拽拳便打。只見一個人從人叢裏搶出來，橫身隔住了一雙半人，六個拳頭，口裏高叫道：“李大郎，不得無禮！段二哥，段五哥，也休要動手！都是一塊土上人，有話便好好地說！”王慶看時，卻是范全。三人真個住了手。范全連忙向那女子道：“三娘拜揖。”那女子也道了萬福，便問：“李大郎是院長親戚麼？”范全道：“是在下表弟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出色的好拳腳！”王慶對范全道：“叵耐那廝自己輸了錢，反教同夥兒搶去了。”范全笑道：“這個是二哥、五哥的買賣，你如何來鬧他？”那邊段二，段五四隻眼瞅著看妹子。那女子說道：“看范院長面皮，不必和他爭鬧了。拏那錠銀子來！”段五見妹子勸他，又見妹子奢遮，“是我也輸了”，只得取出那錠原銀，遞與妹子三娘。那三娘把與范全道：“原銀在此，將了去！”說罷，便扯著段二段五，分開眾人去了。范全也扯了王慶，一逕回到草莊內。

范全埋怨王慶道：“俺為娘面上，擔著血海般膽，留哥哥在此；倘遇恩赦，再與哥哥營謀。你却怎般沒坐性！那段二，段五，最刁潑的；那妹子段三娘，更是滲瀨，人起他個綽號兒，喚他做‘大蟲窩’。良家子弟，不知被他誘紮了多少。他十五歲時，便嫁個老公；那老公果是坌蠢，不上一年，被他炙燻殺了。他恃了膂力，和段二，段五專一在外尋趁斷闊，賺那惡心錢兒。鄰近村坊，那一處不怕他的？他們接這粉頭，專為勾引人來賭博。那一張桌子，不是他圈套裏？哥哥，你卻到那里惹是招非！倘或露出馬腳來，你吾這場禍害，卻是不小。”王慶被范全說得頓口無言。范全起身對王慶道：“我要州裏去當直，明日再來看你。”

不說范全進房州城去，且說當日王慶，天晚歇息，一宿無話。次日，梳洗方畢，只見莊客報道：“段太公來看大郎。”王慶只得得到外面迎接，卻是皺面銀鬚一個老叟。敘禮罷，分賓主坐定。段太公將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，口裏說道：“果是魁偉！”便問王慶那裏人氏？因何到此？范院長是足下甚麼親戚？曾娶妻也不？王慶聽他問的蹊蹺，便捏一派假話，支吾說道：“在下西京人氏，父母雙亡，妻子也死過了，與范節級是中表兄弟。因舊年范節級有公幹到西京，見在下獨自一身，沒人照顧，特接在下到此。在下頗知些拳棒，待後覷個方便，就在此本州討個出身。”段太公聽罷大喜，便問了王慶的年庚八字，辭別去了。又過多樣時，王慶正在疑慮，又有一個人推扉進來，問道：“范院長可在麼？這位就是李大郎麼？”二人都面面廝覷，錯愕相顧，都想道：“曾會過來。”敘禮纔罷，正欲動問，恰好范全也到。三人坐定；范全道：“李先生為何到此？”王慶聽了這句，猛可的想著道：“他是賣卦的李助。”那李助也想起來道：“他是東京人，姓王，曾與我問卜。”李助對范全道：“院長，小子一向不曾來親近得。敢問有個令親李大郎麼？”范全指王慶道：“只這個便是我兄弟李大郎。”王慶接過口來道：“在下本姓是李；那個王，是外公姓。”李助拍手笑道：“小子好記分。我說是姓王，曾在東京開封府前相會來。”王慶見他說出備細，低頭不語。李助對王慶道：“自從別後，回到荆南，遇異人，授以劍術，及看子平的妙訣，因此叫小子做‘金劍先生’。近日在房州，聞此處熱鬧，特到此趕節做生理。段氏兄弟，知小子有劍術，要小子教導他擊刺，所以留小子在家。適纔段太公回來，把貴造與小子推算，那里有這樣好八字？日後貴不可言。目下紅鸞照臨，應有喜慶之事。段三娘與段太公大喜，欲招贅大郎為婿。小子乘著吉日，特到此為月老。三娘的八字，十分旺夫。適纔曾合過來：銅盆鐵帚，正是一對兒夫妻。作成小子喫盃喜酒！”范全聽了這一席話，沈吟了一回，心下思想道：“那段氏刁頑，如或不允這頭親事，設或有個破綻，為害不淺。只得將機就機罷！”便對李助道：“原來如此！承段太公，三娘美意。只是這個兄弟蠢蠢，怎好

做嬌客？”李助道：“阿也！院長不必太謙了。那邊三娘，不住口的稱讚大郎哩！”范全道：“如此極妙的了！在下便可替他主婚。”身邊取出五兩重的一錠銀，送與李助道：“村莊沒甚東西相待，這些薄意，准個茶果，事成另當重謝。”李助道：“這怎麼使得！”范全道：“惶恐，惶恐！只有一句話

：先生不必說他有兩姓，凡事都望周全。”李助是個星卜家，得了銀子，千恩萬謝的辭了范全，王慶，來到段家莊回覆，那裏管甚麼一姓兩姓，好人歹人，一味撮合山，騙酒食，賺銅錢。更兼段三娘自己看中意了對頭兒，平日一家都怕他的，雖是段太公，也不敢拗他，所以這件事一說就成。

李助兩邊往來說合，指望多說些聘金，月老方纔旺相。范全恐怕行聘播揚惹事，講過兩家一概都省。那段太公是做家的，更是喜歡，一選擇日成親。擇了本月二十二日，宰羊殺豬，網魚捕蛙，只辦得大碗酒，大盤肉，請些男親女戚喫喜酒，其笙簫鼓吹，洞房花燭，一概都省。范全替王慶做了一身新衣服，送到段家莊上。范全因官府有事，先辭別去了。王慶與段三娘交拜合巹等項，也是草草完事。段太公擺酒在草堂上，同二十餘個親戚，及自家兒子，新女婿，與媒人李助，在草堂喫了一日酒，至暮方散。眾親戚路近的，都辭謝去了；留下路遠走不迭的，乃是姑丈方翰夫婦，表弟丘翔老小，段二的舅子施俊男女。三個男人在外邊東廂歇息；那三個女眷，通是不老成的，搬些酒食與王慶，段三娘媛房，嘻嘻哈哈，又喝了一回酒，方纔收拾歇息。當有丫頭老媽，到新房中鋪床疊被，請新官人和姐姐安置，丫頭從外面拽上了房門，自各知趣去了。

段三娘從小出頭露面，況是過來人，慣家兒也不害甚麼羞恥，一逕卸銀釵，脫衫子。王慶是個浮子弟，他自從喫官司後，也寡了十數個月。段三娘雖粗眉大眼，不比嬌秀牛氏妖嬈窈窕，只見他在燈前，敞出胸膛，解下紅主腰兒，露出白淨淨肉爛爛乳兒，不覺淫心蕩漾便來摟那婦人。段三娘把王慶一掌打個耳刮子道：“莫要歪纏，恁般要緊！”兩個摟抱上床，鑽入被窩裏，共枕歡娛。正是：

一個是失節村姑，一個是行兇軍犯。臉皮都是三尺厚，腳板一般十寸長。這個認真氣喘聲嘶，卻似牛駒柳；那個假做言嬌語，渾如鶯囀花間。不穿羅襪，肩膀上露兩隻赤腳；倒溜金釵，枕頭邊堆一朵烏雲。未解誓海盟山，也博弄得千般旖旎；並無羞雲怯雨，亦揉萬種妖嬈。

當夜新房外，又有嘴也笑得歪的一樁事兒。那方翰，丘翔，施俊的老婆通是少年，都喫得臉兒紅紅地，且不去睡，扯了段二段五的兩個老婆，悄悄地到新房外，隔板側耳竊聽；房中聲息，被他每件件都聽得仔細。那王慶是個浮浪子，頗知房中術，他見老婆來得，竭力奉承。外面這夥婦人，聽到濃深處，不覺羅禪兒也溼透了。

眾婦人正在那裏嘲笑打諢，你綽我捏，只見段二搶進來大叫道：“怎麼好！怎麼好！你每也不知利害，兀是在此笑耍！”眾婦人都捏了兩把汗，卻沒理會處。段二又喊道：“妹子，三娘，快起來！你床上招了個禍胎也！”段三娘正在得意處，反嗔怪段二，便在床上答道：“夜晚間有甚事，恁般大驚小怪？”段二又喊道：“火燎鳥毛了！你每兀是不知死活！”王慶心中本是有事的人，教老婆穿衣服，一同出房來問，眾婦人都跑散了。王慶方出房門，被段二一手扯住，來到前面草堂上，卻是范全在那里叫苦叫屈，如熱鐵上螞蟻，沒走一頭處，隨後段太公，段五，段三娘都到。卻是新安縣龔家村東的黃達，調治好了打傷的病，被他訪知王慶蹤跡實落處，昨晚到房州報知州尹。州尹張顧行，押了公文，便差都頭，領著土兵，來捉兇人王慶，及窩藏人犯范全并段氏人眾。范全因與本州當案薛孔日交好，密地里先透了個消息。范全棄了老小，一溜煙走來這裏，頃刻便有官兵來也！眾人個個都要喫官司哩！眾人跌腳搥胸，好似掀翻了抱雞窠，弄出許多慌來，卻去罵王慶，羞三娘。正在鬧吵，只見草堂外東廂裏走出算命的‘金劍先生’李助，上前說道：“列位若要免禍，須聽小子一言！”眾人一齊上前攏著來問。李助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三十六餘策，走為上策！”眾人道：“走到那里去？”李助道：“只這里西去二十里外，有座房山。”眾人道：“那里是強人出沒去處。”李助笑道：“列位恁般獸！你每如今還想要做好人？”眾人道：“卻是怎麼？”李助道：“房山寨王慶立，與小子頗是相識。他手下有五六百名嘍囉，官兵不能收捕。事不宜遲，快收拾細軟等物，都到那里入夥，方避得大禍。”方翰等六個男女，恐怕日後捉親屬連累，又被王慶，段三娘十分攏綴，眾人無可如何，只得都上了這條路。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，即便收拾，盡教打疊起了；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。王慶，段三娘，段二，段五，方翰，丘翔，施俊，李助，范全九個人，都結束齊整，各人跨了腰刀，鎗架上拏了朴刀，喚集莊客，願去的共是四十餘個，俱拽扎拴縛停當。王慶，李助，范全當頭，方翰，丘翔，施俊保護女子在中。幸得那五個女子，都是鋤頭般的腳，卻與男子一般的會走。段三娘、段二、段五在後，把莊上前後都放把火，發聲喊，眾人都執器械，一闕望西而走。鄰舍及近村人家，平日畏段家人物如虎，今日見他每明火執仗，又不知他每備細，都閉著門，那里有一個敢來攔當。

王慶等方行得四五里，早遇著都頭土兵，同了黃達，跟同來捉人。都頭上前，早被王慶手起刀落，把一個斬為兩段。李助，段三娘等，一擁上前，殺散土兵，黃達也被王慶殺了。

王慶等一行人來到房山寨下，已是五更時分。李助計議，欲先自上山，訴求廖立，方好領眾人上山入夥。寨內巡視的小嘍囉，見山下火把亂明，即去報知寨主。那廖立疑是官兵，他平日欺慣了官兵沒用，連忙起身，披掛綽鎗，開了柵寨，點起小嘍囉，下山拒敵。王慶見山上火起，又有許多人下來，先做準備。當下廖立直到山下，看見許多男女，料道不是官兵。廖立挺鎗喝道：“你這夥鳥男女，如何來驚動我山寨，在太歲頭上動土？”李助上前躬身道：“大王，是劣弟李助。”隨即把王慶犯罪，及殺管營，殺官兵的事，略述一遍。廖立聽李助說得王慶恁般了得，更有段家兄弟幫助，“我只一身，恐日後受他每氣。”翻著臉對李助道：“我這個小去處，卻容不得你每。”王慶聽了這句，心下思想：“山寨中只有這個主兒，先除了此人，小嘍囉何足為慮？”便挺朴刀，直搶廖立。那廖立大怒，撚鎗來迎。段三娘恐王慶有失，挺朴刀來相助。三個人鬥了十數合，三個人裏倒了一個。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強人必在鎗前亡。畢竟三人中倒了那一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